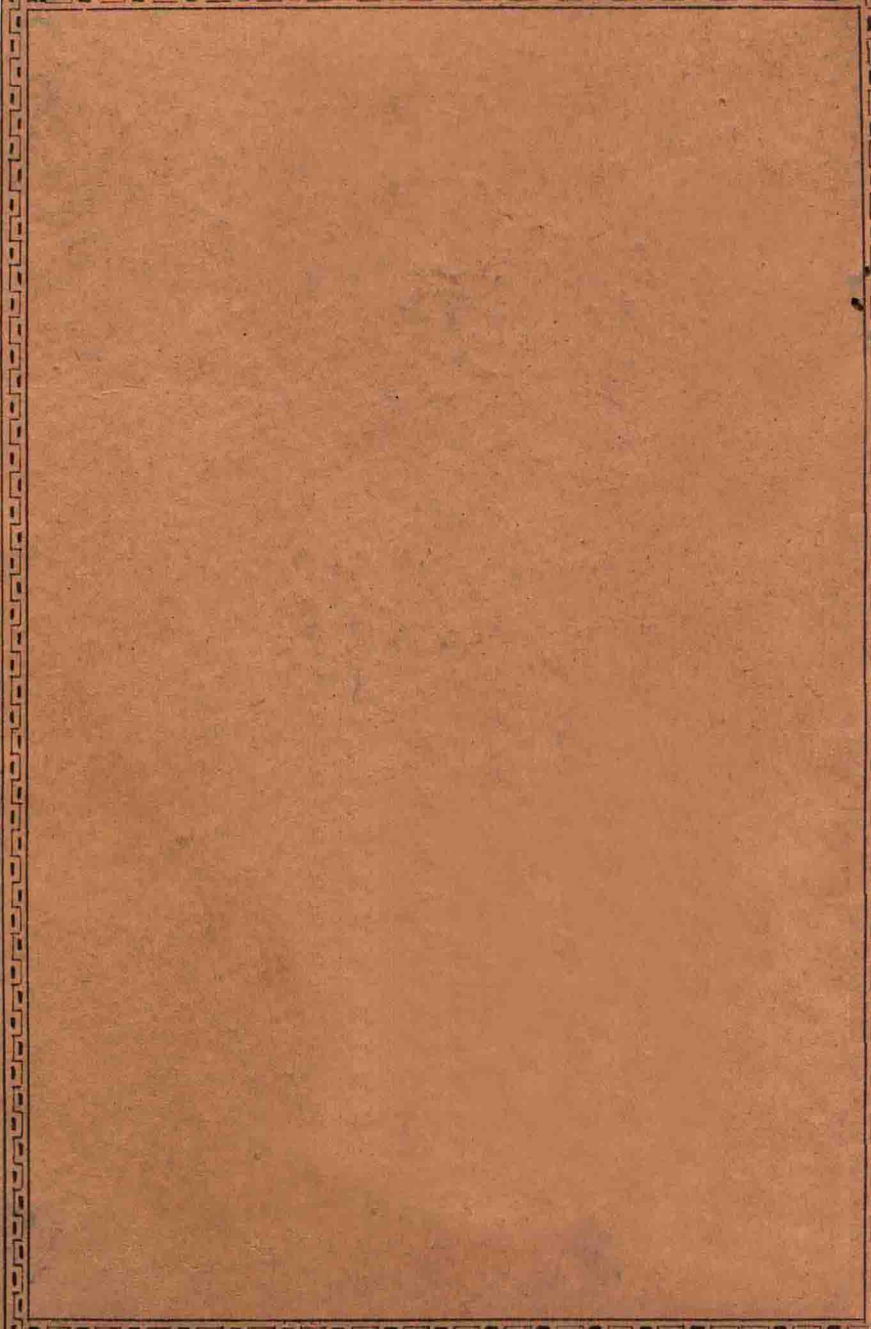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覓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

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

者故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

當推以及人使之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則其明德又

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定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止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人皆以明明德於天下

致知推極也知至誠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

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則知所止矣正心以下皆得所止之序也齊自天子以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可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

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以帝典曰克明峻德。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所

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康誥曰作新民。鼓其身以去垢。故銘

民已新者。而曰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累有間斷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

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止於至善也。欲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緡。○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止。隅

所當止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緡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緡

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今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漢於六反。某詩作綠。猗叶韻音阿。闕下版反。宣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錐。球以鄭氏讀作峻。○使成形質也。磋以鐵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闕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忘也。道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闕武毅之貌。赫喧宣著所以得之之由。尚深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令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

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聲。謙讀為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益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間音閑。厭，鄭氏讀為壓。○閑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閑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其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可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益，心體之明有也。言富則能潤屋矣。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體常舒。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已明而不惑乎此，則其所未盡，則其意所發，必無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有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粉反。懣，勸也。值反。好樂，並去其用之而不察，則欲動情勝而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已明而不惑乎此，則其所未盡，則其意所發，必無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有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已明而不惑乎此，則其所未盡，則其意所發，必無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有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讀
為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故諺有
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音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
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
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國興讓。一人貪戾。二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
也。此言教成。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於國之效。
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
其所好。而民不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
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
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與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南天之篇。天夭少好貌。蓁蓁茂盛貌。
客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
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鳩鳩。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
其味深長。
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第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一。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義。如不備上。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下。絜矩二字之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使之下。不欲下之不忠處。上下四旁。必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則一身之所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夫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音洛。惡音洛。只音紙。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修與戮同。○詩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詩文王篇。師報也。引詩而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能已。是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可不慎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而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而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益財者。人本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康誥曰。惟命不予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

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實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進讀為屏。古字通

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

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

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泰以失之。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加切。益至此。而天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恆

理存亡之幾決矣。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

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平務本而節用。非必外

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未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水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此一節。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聚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

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自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竣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

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物於是人物之生因

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道猶品節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

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

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

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以用力而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

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

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

隱

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也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

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

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

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

不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

中實兼中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

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

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失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

以行。此道之所以常而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足。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

以有過不及之弊。○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下章之意。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

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

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

能期月守也。子知也。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再。通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

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也。奉持而著之。心。胃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

也。奉持而著之。心。胃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

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乎？

柔以教。

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不報

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

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

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

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

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聖人之過而不擇乎。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

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

不能。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

淵。仁也。子路勇也。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

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費用之。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

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

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